

新 说 尹 珍



正安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2011年9月

致读者：

正安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为挖掘地域文化、宏扬地域文化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通过考证、查阅资料，认为尹珍文化符合正安地域文化特色，有教育后人、宏扬正气、传承历史、提升正安知名度和影响力之效应。2010年7月开启重走尹珍路之先河。2011年8月又组织专家、学者再赴中原寻师踪、考证。两次北上、两次考证，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说明尹珍其人有着浓厚的文化色彩，值得传承和发扬。翻开历史，尹珍1900多年前两次外出拜师求学，为的是南域文化之发展，学成返哺故里。后者两次外出中原“千里寻师踪”为的是寻找尹珍功成名就的答案，宏扬、传承尹珍文化和尹珍精神。虽然尹珍史上有名、书上有载、民间有说，但他留下的遗物、遗书、作品，确找不到他的真迹，后人们说他是教育家也好，书法家也行，佐证材料确为零。为什么？笔者认为只有两种答案。一是留有真迹，因时间长远，被毁掉；二是尹珍思想先进，不想留下真迹，只想为南域之发展献身自己的一切。我想不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他都值得我们学习和追崇。更值得我们长期去挖掘、传承和宏扬。正

安因有尹珍而自豪，因有尹珍文化而骄傲，更因有尹珍精神助推正安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而满足。我们一定要打好尹珍牌，唱好尹珍文化歌，做好尹珍精神传播者，为正安的明天更美好而努力奋斗。

为了系统研究尹珍文化、发掘尹珍文化内涵。现将我局组织两次外出的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编辑成册，供爱好尹珍文化的读者、学者、专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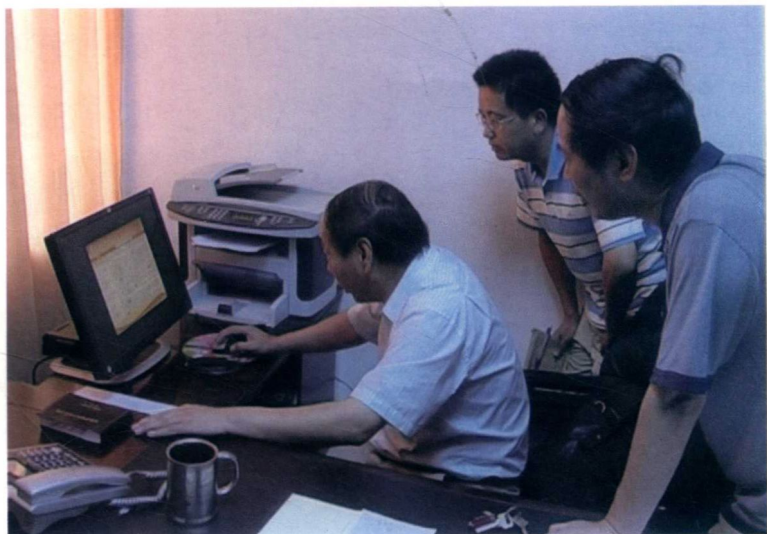
——杨晓宇



2010年尹珍文化考察团与荆州市文物局商谈、查询尹珍史迹



2010年尹珍文化考察团与荆州史志办座谈



2010年尹珍文化考察团在洛阳史志办查找尹珍记载文献



2010年尹珍文化考察团与洛阳市文史学家徐金星座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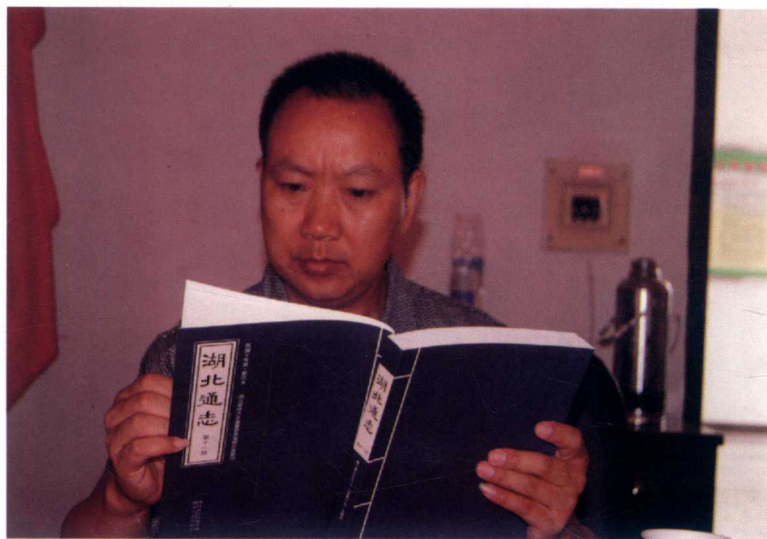
2010年尹珍文化考察团团长戴洪就尹珍文化作交流发言



2010年洛阳市文史学家徐金星就尹珍文化与河洛文化作交流发言



2011年尹珍文化考察团在荆州史志办查阅尹珍记载文献



2011年尹珍文化考察团副团长杨晓宇在查阅湖北通志



2011年尹珍文化考察团在荆州市史志办座谈



2011年尹珍文化考察团与荆州市史志办领导的留影



2011年尹珍文化考察团与项城市政协、文物局座谈、查找尹珍史迹



汉魏洛阳故城内城城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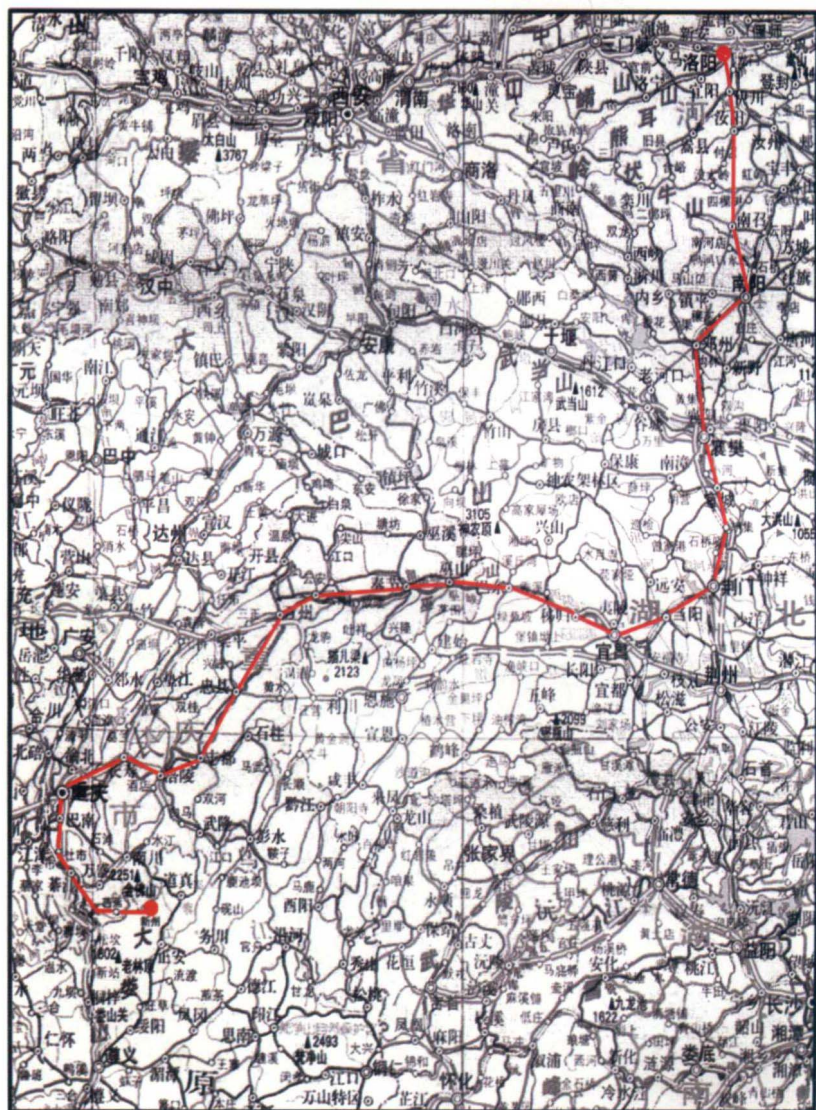


2011年尹珍文化考察团到许慎文化园寻找尹珍史迹



2011年尹珍文化考察团对许慎的史记作深入了解

尹珍求学路线图



注：尹珍求学路线图，新州--洛阳 ——

目 录

《亟待破解的尹珍之谜》	罗 遵 义 1
《尹珍生平事迹考证》	禹明先 13
《对尹珍考证之果》	青树华 22
《说 事 论 尹 珍》	杨晓宇 24
《探寻尹珍足迹 弘扬尹珍文化》	戴 洪 37
《“南中国的孔夫子”——新说尹珍》	谭明福 39
《南中国的孔夫子——尹珍》	黄明福 48
《尹珍文化与小说之乡》	王 龙 52
《追忆尹珍先师足迹》	邓国勤 66
《不朽的尹珍》	张晓琴 70
《尹珍文化探考之——解读张氏族谱》	田茂国 75
《千里寻师踪》	田茂国 83
《南域务本之我见》	张画鸣-93
《仁者尹珍》	雷 霖 98
《千里寻师踪 重走尹珍路》	雷 霖 114
《追寻先贤足迹 弘扬尹珍精神》	邹仲权 119
《尹珍求学考》	余忠林 125
从“许慎文化”到“尹珍文化”	邱 洪 138

亟待破解的尹珍之谜

·罗遵义·

继 2010 年 7 月县文广局组织人员赴洛阳、荆州探访尹珍求学踪迹之后，今年 8 月中旬，我县又组织相关人员赴尹珍任过刺史的湖北省荆州市，尹珍先后拜为老师的许慎的家乡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应奉的家乡河南省项城市，开展了“千里寻师踪”的文化考察活动。在当地政协和文史部门的全力支持配合下，通过参观当地历史文化遗存，查阅当地文史资料，与当地文史专家座谈交流，初步探明了尹珍当年拜师求学的史实，获取了对《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典籍载述的有力的佐证，从而理顺了相距数千里的尹珍文化、许慎文化、应奉文化这三个地域性特色文化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使三者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为三地联动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条件。所以可以这样说，此次考察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成效。

但是，从严谨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态度而言，我们对尹珍的研究仍然显得十分的狭隘和肤浅。总体清点自明清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尹珍文化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大多仅局限于尹珍籍贯以及尹珍文化对后世的影响等一般性问题的探究，而对尹珍本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其精神思想的深刻内涵却缺乏

较深层次的发掘和研究。固然，经历代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尹珍的籍贯问题已经通过先后两次从正安析置道真县、早年的《贵州名贤传》和近年的《贵州县名溯源》等多种形式作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定论，即是“正安是尹珍的故里”，正安也因之获得了“贵州文化策源地”的美誉，由此关于尹珍的籍贯问题已无再作争论的必要。但是，由于尹珍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两千年之久，历史的烟尘掩埋过于厚重，尹珍留给我们的近乎就是一个虚空的概念，使得我们在研究、发掘和打造尹珍文化这一人无我有的地方文化品牌时，面临了诸多的难题，不少谜团亟待我们在不懈的探究中去破解。根据笔者多年来涉猎尹珍文化的积淀和体念，认为我们必须要与省内外专家一起，尽早破解关于尹珍的诸多未解之谜，才可能将尹珍文化真正打造成为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形象丰满的地方文化品牌，最终成为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谜之一：尹珍求学的线路。

当时的正安尚属蛮夷之地，从这里到相距数千里之遥的洛阳，其行程之艰难可想而知。所以搞准尹珍当年北上的具体线路，对于我们真切地了解路途中的艰辛程度，进一步认识尹珍，体味其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汲取其精神思想的丰富营养，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性问题。然而，由于完

全没有可供参考的史料记载，所以对尹珍北上的线路至今仍然只能靠推测。目前有两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参考。

其一是我的看法。我认为尹珍是南下番禺后乘船北上的。因为在刘秀称帝之后，包括尹珍的先祖在内的牂牁郡的豪族大姓为了表示对东汉朝廷的拥护，曾组织了一个使团南下番禺乘船北上京都朝贡。使团之所以选定这条线路，我分析一定是相比完全走旱路北上要轻便快捷得多，同时也要安全得多。那么当尹珍定下北上求学的决心之后，在行程线路的问题上，一定会优先选择先辈们所走过的线路，更何况与其同行的仆人肯定很少，因此他绝对不会选择豺狼虎豹和绿林大盗随时出没的旱路的。

其二是重庆南川学者余飞的看法。他认为尹珍的行程路线应该是：由毋敛坝（即今正安县新州镇）出发，经古花、大有、马嘴（或者是合溪、小河）至南川，复经木凉、大观、土溪到太平场，出巴南区丰盛，至木洞水码头，然后登舟顺江而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余飞说这是一条北上中原的捷径。

谜之二：尹珍授教的地区和范围。

尹珍一生中大多时间均致力于文化教育，其足迹遍及黔、渝、滇的不少县份，时至今日除了我县保存完好的“务本堂”

及“尹珍墓”等遗迹之外，在本省的绥阳县、桐梓县、都匀市、独山县、印江县、道真县以及重庆市的南川区、綦江县、云南省的曲靖市、昭通市等地，都曾有过纪念尹珍的古建筑，并且这些地方均以尹珍为荣而自称“尹珍故里”，从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尹珍故里”争夺战，足见历代人们对尹珍的尊崇和景仰。

但是我们打开地图不难看出，以上地方跨连几个省，相互之间或南或北、或东或西，跨度均在千里之遥，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尹珍授教之处肯定远不止以上这些地方，实际情况极有可能还包括这一幅员范围内的另外的一些县份，只是这些县份曾有的相关文化遗迹被历史的烟尘早早地掩埋了，尹珍曾经在当地留下的影响就渐渐淡远了。

假如尹珍授教之地就真的仅仅只有以上几个地方，那么对《后汉书》、《华阳国志》中“南域始有学焉”，以及郑珍“凡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等权威性的说法，我们又当如何理解呢？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具备一定的“量”的积累，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度”。关于牂牁郡，我们已经知道它的幅员范围大致小于今天的贵州省，而对于“南域”所指我们则可以有多种理解，因为历代王朝均以中原为正统，而将边远地区一律视为“化外”鄙称“蛮夷”，故此“南域”要么特指西南地区即今天的川、渝、滇、黔，要么泛指整个

长江以南。从范晔和常璩对尹珍首创之功和深远影响评定的本意，我个人偏向于后一种理解，认为郑珍的评说似乎狭隘了一些，因为尹珍曾经到过的云南、重庆等地方，历史上本来就不属于牂牁郡辖地，而且尹珍到过的独山县一带，本就和广西交界，所以很难否认他也曾涉足过广西的不少地方，再则当时的两广及越南一带均为蛮夷之地是不争的事实，其后的文明进程也定然直接或间接地承受了尹珍精神思想的深远影响。由此而论，我们对尹珍授教到过的地方和范围，还不能根据仅有的相关遗存就轻易下结论，而是要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发掘和研究，才能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尹珍的生平业绩。

另外，还有一条线索可供探寻。应奉因先后两次平定武陵蛮叛乱之功，被朝廷擢升为司隶校尉，他命官府郡国报送前人像赞，并指定由其子应劭连缀报送名录，将像赞穿插其中，编纂成《状人纪》。应劭受父亲影响，不仅能征善战官至泰山太守、军谋校尉，而且还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人，有《中汉辑序》、《风俗通义》、《集解汉书音义》等著述留传后世。应奉与尹珍有师生情缘，其时尹珍去世也不太久，而且尹珍任过荆州刺史，完全具备录入条件，故而应奉是不可能将其漏录的。如果还能查找到《状人纪》，或许会有大的收获。

谜之三：尹珍的生平年表。